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趙太祖三下南唐 第四十二回 請群仙馮茂奔勞 差眾將真人與旨

詩曰：少年喜事欠求詳，幸得佳人共讚襄。
僥幸成功身到處，卻緣國運值明昌。

當下太祖問及劉金錠破陣之法，金錠奏上：“未能。”太祖曰：“他布此惡陣，若不能破，怎得南唐臣服？須再設法破之為上。”金錠曰：“臣妾算定，馮茂神鴉迅速，命他回山請他師尊到來，方有破法。”太祖聞奏，即命馮茂刻往。馮茂領旨，辭過聖駕，跨上神鴉，三個時刻即回黃花洞，拜見師尊黃石公。將余兆各妖仙擺下陰陽陣，奏旨求請師傅，下山破陣。黃石仙翁想來陰陽陣內有神將、天兵把守，其中九曜惡煞兇星很多，一人獨力難破。非請孫臏真人、華山陳搏老祖，方能有效。今不惜辛勞，分頭相請。先往水瀝洞浼請孫真人，次往華山，會請陳搏老祖。

是日，孫真人一聞黃石公相請破陣，均同為著宋室江山，理應真主華夷一統，今之見召，豈有不往之理？是日，孫真人欣然樂往，高駕祥雲，不一刻已到黃花洞。黃石公大開洞門迎接，二仙相會，欣然攜手共進洞堂對座，共話溫寒。未久，見報到，華山陳搏祖到會，二仙起位出迎，彼此草草敘談一刻，各要動身齊往。先著馮茂回壽州，安慰宋太祖，以免聖主懸望。馮茂領命，一拍神鴉，高駕空中先回。

再說三位高仙，各駕雲頭聯行。是日，太祖見馮茂回城，稟奏上三位高仙已準召齊來。太祖大喜，預命焚香迎接三仙。一刻又至殿中，文武將士、諸臣亦喜，紛紛參謁，欣見上仙。少刻又報入，眾位聖母皆到，諸文武復奉君命，各出接迎入。是梨山聖母、金花聖母、金光聖母，各謁聖主，六位高仙過同見禮。太祖當中起立，請高仙聖母坐下。太祖龍顏欣然曰：“有勞列位上仙，為著朕的江山俗務，至令辛勞跋涉，寡人甚不過意，不知將何以酬大德！”眾仙曰：“陛下乃應運受命聖主，南唐主不知天命，不臣服，皆由各野道唆擺，妄起爭端。今又擺此惡陣，猶恐各門徒學道日淺，怎能破此兇惡之陣？故聞旨召，各不辭勞，會合來解此惡羅，是理所應以順天也。敢領陛下過獎酬德為言。”太祖不勝感激，是日，有各弟子參見過各師尊，禮畢。

劉金錠奏請聖上：“即刻命人設將臺，以便推舉那位上仙，權為掌帥，以便調兵遣將破陣。”太祖允請，即命曰：“將臺搭備。”此日各仙同往，看過陰陽陣而回，遂合議。孫真人乃精於行兵布陣，推尊為帥。孫子謙遜一番，然後允請。有高王爺，將此符令、帥印交呈畢。孫真人曰：“山人未有甚德能，不敢當細柳任居。但今妖道擺此陰陽迷魂陣，吾當初曾在天台山為王伯央所困，後蒙師鬼谷搭救。今日所謂見鞍思馬，正與各道友、各位令徒爭氣，並且知我們等順天而行，少助真主一統江山之力。”有眾人仙凡合口稱謝。真人須臾，登上將壇開言：“馮茂聽令！”馮茂應聲打拱：“有何差遣？”真人曰：“山人有書一封交下，前往青峰山垂珠洞素臻聖母處，借取定風珠一顆，回來破陣，事後完璧送還。”馮茂領令，接書去訖。又著令鄭印，前往取高唐草回城應用。那鄭印最是性急粗莽人，今見真人一令，聞之便行。又命高君保：“帶二千名弓箭手直出北城三百里外，有一山名聚獸山，山中有一鳥，名喚瘡瘡鳥，差不多有鳥鵬鳥之大，每月遇朔望日期未時始出，遇人啄人，遇物啄物，傷人害物過多，今當罪盈滿貫之日，收滅有時，一展翅飛鳴，祇見飛砂走石，生葉落飛。幸明天便是朔日期，汝於午刻，可裝定弓箭，待鳥出時，千弩齊發，將此狠鳥殲殺下，便割此鳥腦漿帶回，不可違命。”又交一令，命高君佩帶二十名家將，往取十靈頭。那高君佩見得令在後，猶恐見功遲了，竟儼如鄭印一般粗莽，得令便行。真人冷笑一聲，又持一令，命楊延平帶家丁二十名，往取杜女血。延平不敢糊塗領令，即動問仙師：“究竟杜女是何人？在於何方？怎取得他血？”真人曰：“且先到花之寨，問詢花解語便知。”延平又以平生與花解語未睹一面，不相識認，此事怎能浼求他代辦？方欲再問，真人不即吐實，又言：“爾若到了花之寨將軍那裏，不洩他，他便先要代小將軍去辦。且好事在目前，正有無窮之妙，此段定然公私兩濟，願遂平生，日後還要拜謝山人，指點美差也。”當時延平漠然，不解此語，但他乃仙人所命，又不敢再瀆多盤，祇得接令。聊且尋路，且到花之寨再作理會。其時諸將點去訖，孫真人然後徐徐下將壇。太祖早已令大臣接到帥堂上，稱說勞謝一番。諸仙、聖母等謙遜。

是日，太祖命教諸人預行齋戒，上有太祖，下至兵丁，無不素供齋戒，心表虔誠，人人喜悅，拭目以俟滅除妖道。日中無事，太祖亦要與陳搏師博奕一場，以續繼前遇，以待諸將士取實回城，始行開兵破陣。陳搏欣然，但陳搏棋固高，今非昔比，當初太祖身為一少年公子，大運未及至，棋輸與陳希夷，今日身為天下之君，進退有法，發手有敘，前之輸卻，華山老祖捉弄他時，未該起耳。豈知此回一下棋子，陳搏已被太祖一攻擊，便爾車危馬困。陳搏急起稱賀曰：“今觀棋局中，足見主上福至心靈，與賭華山之日，勢有天壤之別。故今江山一統，觀此天下梗逆，豈敵王師！迴非他邦，敢與力量者乎？是足興旺之兆徵，機伏於此了。”太祖聞言大喜。後人有弈之詳論一篇：

蓋聞西伯聖人姬公，賢相尚，有日昃待月之勤，豈敢遊惰哉？今世之人，多不務經術，好觀博奕，廢事棄業、忘寢與食，窮日盡明，繼以脂燭。當其臨局交爭，雌雄未決，專精銳意，神迷體倦，人事曠而不修，賓旅闕而不接。雖有太牢之饌，韶華之樂，不暇顧也。至或睹及衣物，徒纂勿行，或因定位之遷移，雖屬知交立生怒色；或因事後以言能，縱關骨肉且起爭論。一時好勝之念乍萌，當下忿戾之意頓起。究其所志，不出神之上，所務不過方掛之門，勝敵無封爵之賞，獲地無兼土之賜。技非六藝，業匪九流，立身者不階其術，徵選者不由其道。求之於戰陣，則非孫吳之論也！考之於道藝，則非孔氏之門也。以變詐為務，則非忠信之事也。以劫殺為名，則非仁者之意也。而空妨日廢業，終無補益，何異設木而擊之，置石而投之哉！且君子之居室也，勤身以致養；其在朝也，竭命以納忠。臨事且猶吁食，而何暇博奕之足耽。方今大宋受命，海內未平，聖主乾乾，務在得人。勇略之士，則受熊虎之任；儒雅之徒，則處龍鳳之署。百行兼苞，文武並駕，博選良才，旌簡髦俊，設程試之科，垂金爵之賞。誠千載之嘉會，百世之良遇也。當世之上，宜勉思至道，愛功惜力，以佐明時，使名書史籍，勛在盟府。乃君子之上務，當今之先務也。夫一木之秤，孰與方國之封，枯其三百，孰與萬人之將？克龍之服，金石之藥，足以兼博奕之力。用之於詩書，是有顏閔之志也；用之於智計，是有良平之思也；用之於資貨，是有猗頓之富也；用之於射御，是有將帥之備也。如此則功名立，而鄙賤遠矣。

——良佐鄭平